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六十三

詳校官侍郎_臣劉躍雲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_臣黃佑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六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六十三

宗廟制度

周禮春官鬱人掌裸器

注裸器謂彝及舟與瓚裸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

云和鬱鬯以賓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馬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

裸玉是也故知裸器中有
璫璫則兼圭璫璫也

鄭氏鍔曰典瑞於裸圭有璫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
彝舟特詔其爵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
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
於六彝故并裸器掌之

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其

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注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裸

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
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

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
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斚畫為禾稼黃目以黃金為
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
鬯斚彝黃彝義亦然龍勺勺為龍頭疏為刻鏤通刻勺

頭蒲謂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
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口也

陳氏禮書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
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
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勛而不廢撫之
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
之為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
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竿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
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雉之象而已凡邦

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
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是也蓋臣
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於烝彝鼎則三時
之彝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微
裸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言
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龍勺龍陽中之陰也
淵潛而為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
屏之意蒲之為物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

陸氏佃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雖北方也黃彝筭彝中央也鄭氏謂筭畫禾稼龍勺為龍頭蒲勺為鳧頭疏勺為雉頭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能施為義疏勺以能不淫為義蒲勺以能不溺為義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

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皆有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裸用虎彝雖彝皆有舟

注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皆有舟言春夏

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筭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雖禹屬卬鼻而長尾疏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者案

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凰則此鳥亦是鳳凰
故云畫雞鳳凰之形也云皆有舟言春夏秋冬及追享
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鄭司農云舟
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
舟故舉以為況也云簞讀為稼稼彛畫禾稼也者以諸
尊皆物為飾令云簞于義無取故破從稼也云黃彛黃
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証雞彛是夏法簞
彛是殷法黃彛是周法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者無正
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為黃金釋之
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雖禹屬印鼻而長尾
者案雞彛鳥彛相配皆為鳥則虎彛雖彛相配皆為獸
故爾雅雖在釋獸中云雖禹屬彼注雖似獼猴而大黃
黑色尾長數尺似獼猴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
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令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
若然向來所說雞彛鳥彛等皆有所出其虎彛雖彛當
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彛宗廟之中鬱尊虞

氏所用故曰虞夏
以上虎雖而已也

鄭氏鍔曰裸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盛也齊之器而
已各因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
也豈必盛以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
起于東于時為春也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
曰我則鳴鳥不聞指鳥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
文明之禽也王裸矣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一后
酌其一尊之有疊備齊酒之乏彝之有酒豈不備也
之乏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
其義甚著但今宗廟中尊疊無此制度耳康成讀掌
為稼謂秋者萬物擊斂之時禾稼西成故裸用尊彝
以明農事之成黃彝者畫為黃目也人目未嘗黃龜
目則黃氣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黃者中也目
者清明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冬者萬物歸根
復命之時裸用黃彝言明于外而欲以觀其復先儒

謂虎者西方之義獸雖似獼猴而大具鼻上向雨則自垂于樹以尾塞鼻蓋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鬱尊尊尊至于遠祖可以謂之義彛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于祖考之廟親為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彛刻以雉以其智也

禮記明堂位鬱尊用黃目

注鬱尊之器也黃彛也疏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

黃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

方氏慤曰所謂黃目即黃彛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事實也

王氏安石曰周官有鬯人鬱人不知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日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

周公禋于文王武王則鉅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案禮秋嘗冬烝灌用黃鬯黃鬯即黃目賜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黃鬯何也卣乃中尊蓋黃鬯別名謂尊有三鬯為上卣為中壘為下失其義矣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槃圭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注黃目黃鬯也周所造于諸侯為上也疏黃

鬯以黃金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于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

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案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于諸侯為上也

陳氏禮書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雉之彝取諸物也
斚耳黃目取諸身也

方氏慤曰以金目為飾故謂之黃目以實鬱壘而貴臭故曰鬱氣之上尊而謂之尊者以居其所而贊者從者有尊之義故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黃彝處其四此乃言上尊者以尊時之所上而已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是已是以詩云瑟彼玉瓚

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于中也直達于外焉蓋清明于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于中之義乎至于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如葷此非清明于外之義乎

周氏謂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裸用簋彝黃彝黃彝即黃目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為常尊為變以尊對彝則尊為尊彝為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詩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毛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秬煮合

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

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罇

使以祭具宗廟

書洛誥佅來愍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傳周公以

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此告文武以美享疏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

疏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于卣及祭

則實于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

春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王賜晉侯秬鬯一卣

注秬黑黍鬯香

酒所以降神卣器名

周禮春官鬯人廟用脩

注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疏鄭

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卣字于尊義無所
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為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
是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案大宗伯宗
廟六享皆以裸為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
用卣尊以喪中為吉
祭略用饋食始也

蕙田案書傳春秋傳並云秬鬯一卣則卣所
以盛秬鬯故鬯人掌之至裸時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書傳疏皆云未祭則盛於卣祭時
實之於彝是也其司尊彝所掌之六尊則以
盛五齊三酒不以盛秬鬯注疏謂卣即獻象

之屬則六尊六彝皆裸器而無獻尊矣又以
為喪畢祭殺禮皆誤也

爾雅釋器卣中尊也

注不大不小者

蕙田案以上裸尊

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注圭瓚璋瓚裸器也

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

注灌酌鬱尊以獻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

疏灌謂酌鬱鬯獻尸以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為瓚柄故曰大圭也

周禮春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注鄭司農云于圭頭為器可以挹鬯

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疏裸圭即玉人所云裸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先鄭云于圭頭為器器即瓚是也詩云卣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漢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鄭氏鍔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為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裸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于賓客則以裸為言何耶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余以為既裸然後解牲體今名裸為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為陳圭瓚陳于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為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然故具禮有裸所謂上公再裸之類是也嫌賓客人也不當裸故特以裸言之

周禮考工記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

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

注裸之言灌也灌謂始獻酌奠也瓚如槃其柄

用圭有流前注

疏裸讀為灌者取水灌之義云裸為始獻酌奠也者案司尊彝注裸謂始獻尸郊特牲注云

始獻神也蓋以其裸入獻于尸故云獻尸以灌圭為降神故云獻神三注雖曰不同其義一也

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緇

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

為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

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薛氏季宣曰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司農謂瓚四玉一石是圭瓚璋瓚則玉為之圭璋之勺則裝以金馬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鼻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圭璋瓚制蓋如此

王氏詳說曰舊圖以瓚下有盤口徑一尺其說出於鄭氏固然矣然瓚盤之制出于漢儀六經所載初無

此事陸氏謂瓚形如盤徑四寸鼻上寸為龍形圭璋為柄當矣但陸氏以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橫四寸有半謂勺為龍口矣復有杜氏之說以勺為尊中之勺何其依違兩間乎蓋勺之事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龍勺商之疏勺周之蒲勺此謂尊中之勺也此曰黃金勺者謂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杜氏鄭氏分為二說惟鄭氏之說為優

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瓚也九命

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瑟鮮潔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疏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据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溫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以瑟為

玉之狀故云鮮潔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瓚者一卣是賜玉瓚必以瓚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瓚鬯也傳以黃為黃金流鬯箋直以瓚鬯為黃流者瓚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瓚鬯者釀瓚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瓚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在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天官玉人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二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于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長尺有二寸具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朱子集傳瑟鎮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何氏稽曰黃流有二義毛謂黃金所以飾流鬯以瓚者盛鬯酒之器用黃為勺而有鼻也鬯酒從中流出

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鄭但以黃流為
秬鬯以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
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
流動故謂之黃流鄭所以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
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既以朱為中央則
其中亦朱而不黃矣明酒不得黃故知非言黃金也
據此當從鄭義

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傳半圭曰璋
瓚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

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疏祭之用瓚維裸為然
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即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言諸
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
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將大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
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
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
至尊不裸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

何氏楷曰奉說文云承也言以兩手承之毛云半圭
曰璋鄭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
亞裸以璋瓚孔云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冬
官玉人所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祭之用瓚唯
裸為然郊特牲曰裸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矣案考
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璋以祀廟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四寸有緇裸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

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流者所以流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先儒謂王行初裸后行亞裸其或后有不與則大宗伯攝之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是也而諸臣則又有助裸將之事者觀小宰職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可見助行裸事不獨一人矣沈括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疏義云圭首銳一圭中分為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乎人之鞠躬內嚮而歸心也

蕙田案小宗伯鄭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王制孔疏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此左右奉

璋是文王為諸侯時之禮非指后裸亦非大宗伯攝行亞裸注疏家泛引亞裸以璋瓚為說未確

國語魯語魯饑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

白虎通九錫之禮孝道備者錫以鉅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芳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金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

秬鬯乎

周禮春官肆師及果築鬻

鬻音煮 注果築鬻者所築

香草煮以為鬯

疏謂于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鬻

白以櫛杵以梧而築鬻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滂之而

裸矣但鬻人自掌鬻此又掌之者彼

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禮記雜記暢白以櫛杵以梧

注所以持鬻也櫛栢也疏暢者謂鬻也白以櫛

杵以梧者謂持鬯所用也櫛栢也梧栢也謂以栢為白以栢為杵持鬻用栢白栢杵為栢香栢潔白于神為

宜

陳氏禮書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王之

肆先王禮賓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守以裸璋此王與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内外隆殺之辨也裸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璜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也鄭康成許慎所謂璜四玉一石是也圭璜璋璜則玉為之三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三璋射四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緹則鼻寸所以

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縹藉也圭璋瓚制蓋亦如此
先儒謂凡流皆為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
槃口徑一尺然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
無龍口先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裸圭之
名物鬱人掌裸事之儀節泣玉鬯則大宗伯贊裸將
則小宰而內宰贊后之裸獻大宗伯攝后之載裸此
王與后祭祀賓客之裸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
故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天

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故旱麓詩

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

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

謂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曰容夫人此有故攝焉

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

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

室裸記曰既灌而後迎牲則尸入裸之然後后再裸

焉后再裸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一裸也內宰

大祭祀后裸獻觀周官行人裸侯伯子男一裸則小
祭祀一裸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
瓚者之禮也

蕙田案彝裸器春官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陳氏禮書曰彝之為言常也彝有六天
官冢人以畫布巾冢六彝司尊彝掌六彝春
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
黃彝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皆有舟雞彝

鄭云謂刻而畫之為雞形著於尊上明堂位
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山堂曰雞彝受三斗
口圓徑九寸底徑七寸其腹上下空徑高一
尺足高二寸下徑八寸其六彝所飾各畫本
象雖別其形制容受皆同其與舟俱漆並赤
中鳥彝鄭云畫鳳凰形於尊上疏知鳥是鳳
凰者案書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彼鳴鳥是
鳳凰故知此鳥彝亦是鳳凰也山堂曰制度

容受一同雞彝斚彝先鄭讀斚為稼謂畫禾
稼於尊案明堂位爵殷以斚灌尊殷以斚是
有二斚此斚彝乃灌尊之斚非爵之斚也郊
特牲云舉斚角詔妥尸詩行葦云洗爵奠斚
乃是斚爵與此斚彝不同黃彝即黃目尊明
堂位曰鬱尊用黃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
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鄭謂黃目以黃金為飾

陸農師云舊圖黃目尊畫人目而黃之人目不黃作而黃之理無有也許謹云龜目黃亦其氣之清明然則黃目宜畫龜目如謹說案黃彝居六彝之四而謂之上尊者天子備前代之器故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諸侯則但有黃彝以尊時之所上而已虎彝畫虎以為飾雌彝畫雌以為飾爾雅注雌禺屬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猶尾末有岐鼻露

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為物捷健舟先鄭云尊下臺若今承槃山堂曰舟外漆朱中槃口圓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大二寸六爨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其類以飾之新圖云司農承槃說非是舟宜若後世酒缸所以盛鬯六尊有疊以盛酒爨不應獨無也案盛鬯以卣不以舟新圖說非

也瓚有圭瓚有璋瓚並裸器王裸以圭瓚后
亞裸以璋瓚圭瓚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春
官典瑞考工記玉人並云裸圭有瓚後鄭云
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大五升
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又名玉瓚明堂
位云灌用玉瓚大圭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毛傳黃金所以飾流鬯鄭箋圭瓚之
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璋

璫祭統大宗執璋璫亞裸考工記玉人之事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緇鄭注勺謂
酒尊中勺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衡謂
勺徑案鄭氏說玉璫以冬官玉人璋狀言之
則二璫之制無異但有大小之不同故賈疏
云圭璫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
徑既倍狹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勺特性

禮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鄭云勺尊升
所以斟酒也其制三代不同明堂位曰夏后
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孔疏龍勺勺
為龍頭疏為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勺為鳧
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口也此
裸器之大概也

觀承案曾子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戴記亦
謂失其義陳其數此特祝史之事者蓋在三

代之時禮教未湮器物度數咸在惟貴心通其義則制作之精意得而享帝享親之典自昭已自秦滅制以來名物器數相次俱亡為禮者皆因陋就簡猶徒守其空虛無實之義一旦登諸廟朝有茫然而莫名一器者以是而求制作之材不猶反鑑而索照乎此編於名物制度一一討論明確使三代法物俱可手揣而目覩之則正惟陳其數而其義乃可

以不失焉耳此古今時勢之所以不同也

右彝璫鉅鬯

周禮注疏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

量

注酌器所用注尊中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玄

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

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皆有酌數者謂三酒之祭事昔清尊皆有酌器盛酒益尊故言皆酌器謂酌齊酒注于尊中

鄭氏鍔曰祭祀之禮以神事之則用五齊以人養之

則用三酒其尊有八酒正以法共之其實本以事鬼神三酒之用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以酢諸臣貴其有餘而不欲其嫌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為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為副貳小祭度用一尊則用一尊以為副貳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為降等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耳惟尊中所實齊酒專以事神而不以飲諸臣不用副貳之尊器之大小量之多寡俱有一定之數

蓋五齊雖以致禮之文無實則近於偽而不誠非所以交神明之道故雖不副貳亦皆有器量乃所以致禮之實

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

注獻讀為犧象尊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

出門尊以裸神壘神之所飲也詩曰鉶之罄矣維壘之
耻爾雅曰彛卣壘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地無
足明堂位曰著商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
魯壺夫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壘也明堂位曰泰有虞
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
之形疏彛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
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注云祭齊加明水三酒
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彛盛明水鳥彛盛鬱鬯是以谷
二尊壘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
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
大裕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祫四齊缺
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缺六尊則尊十有二
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取足而已此經
彛下皆云舟尊與壘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
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云獻讀為犧犧尊
飾以翡翠者翡翠赤翠青為飾象尊以象鳳凰此二者于

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
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証飾
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傳定十年夾谷之會
孔子之言引之者証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享之
義也云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
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奉觴賜灌
之類非謂二灌用鬱也云壘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
有壘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証壘是
酒尊之義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壘為上卣即犧象之
屬為中壘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
不安云著地無足于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
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
二月晉荀躒如周莫穆后籍諱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
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証壺是祭祀酒尊鄭司農讀雖為
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
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太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

尊于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証也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罍之字于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于雲雲出于山故本而釋之以為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罍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目金飾導大一石金飾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唯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

鄭氏鍔曰此言六彝六尊幕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獻字本戲字悞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奈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

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絕大時至于夏萬物豐大故夏之尊為象形既裸出迎牲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齊及薦熟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秋之時物傷于未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畜聚之義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茲其所以皆兩也

李氏嘉會曰經文既曰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春夏而各用其一明矣至其下曰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是春用獻尊夏用象尊每尊各兩尊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彝每一尊用兩亦然各隨時以致義非雞彝獻尊用于春而夏魚之鳥彝象尊用于夏而春魚之紛褊而無辨也明水之酒則常

禮也所不必論酒正以實八尊
則有玄酒明水合之而為八耳

王氏與之曰此說裸彝儘好至說用尊處有礙經言
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
后各酌其一朝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
所言春用獻尊兩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禮

蕙田案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文俱
互相備不可鑿空立說鄭氏李氏春犧夏象
之說皆非是鄭解再獻之謬與王介甫同

王氏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畫為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裕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于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尊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

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注泰用瓦著著地無足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罍

疏考工

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然殷尊無足則泰罍犧並有足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方氏慤曰泰司尊彝謂太古之瓦尊蓋彼名具質此名具義故也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

諸臣所酢之壘也以山壘為尊因謂之壘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為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為質有飾為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春秋定公十年左氏傳犧象不出門

注犧象酒器犧尊也疏周禮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眾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

詩魯頌閟宮犧尊將將

傳犧尊有沙飾也

蕙田案辨鄭注犧尊解詳圖丘祀天門

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

疏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此犧

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盞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禘祭離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

劉氏彛曰犧者牛也而用事于畊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于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罍也者貯酒而給于尊也詩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為器大矣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于時則利于物而反之則為災器之名罍警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

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壘以山者所以安于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

禮器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壘尊

注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

酌壘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 疏壘尊在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者案上云壘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子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于西房之前東嚮酌壘尊

方氏慤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解然廟堂之名人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人君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是矣壘尊即明堂位所謂山壘也以畫雲氣于其上故于文從需犧尊畫犧牛以為

飾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
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楊氏簡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
之大者為沙牛牛之為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
去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睹犧之象必不
萌輕肆之心心不輕肆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
明輒更之曰沙尊蓋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
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故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
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
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
為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
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
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
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象
尊為象形象之為獸其重厚為至其入水毅然悠然
險莫能阻入之道心似之古列聖于禮器有不說之

至教焉自道心已明者觀之
足以默証聖心之精微也

蕙田案楊氏說犧尊獻尊極是餘詳見圖丘

祀天門

春秋昭公十五年左傳樽以魯壺

注魯壺魯所獻壺
樽疏周禮司尊

曩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樽鄭玄云壺者以壺為
尊燕禮云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
有以壺
為樽

禮記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注壺大一石
此以小為貴缶在

門外則大于壺矣缶盛
酒在門外壺在門內

儀禮特牲饋食禮視壺濯尊兩壺於阼階東

注為賓及凡

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
東方示惠由近 疏兩壺皆酒無玄酒優之也東方主

人位先設東方
見酒由主人來

覆兩壺焉蓋在南

注覆壺者盪漚水
且為其不宜塵

說文壺昆吾尊也形象圜

陳氏禮書圜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鄉大
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圜壺以遠尊而
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圜而足口方圜壺腹方而足口

圜然方者腹圜圜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邕人崇門
用瓢齋用齋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為樽
爾雅曰康瓠謂之甌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而
實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為器其體有大
小其制有方圜非必皆瓠為之特取名於壺瓠而已

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

傳人君黃金罍釋文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

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

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疏正義曰人君黃金罍此

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
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

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土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一大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于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

小雅泂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傳濯潦也罍祭器

大雅蓼莪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傳餅小而罍大正義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

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于餅也

爾雅釋器小罍謂之坎

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說文罍龜目尊以木為之

陳氏禮書司尊彝犧象之尊王與后之所獻罍諸臣

之所酢則罍賤於尊矣

先儒曰罍上尊罍下尊

記曰五獻之尊

門內壺君尊瓦甒燕禮君尊瓦大卿大夫士旅以壺

大射膳尊兩甒卿大夫士旅亦以壺士喪奠以兩甒

而祭以壺則壺賤於瓦尊矣有汙尊

鑿土為尊

然後有瓦

大有瓦大然後有山罍罍或作樞許慎曰罍龜目尊

以木為之則壘非特以瓦也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毛氏謂人君黃金壘孔穎達謂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周南王者之風則黃金壘謂天子也於理或然韓詩謂天子壘以玉大夫以金士以梓此不可考壘之別有五山壘金壘大壘小壘水壘也周禮鬯人祭祀社壇用大壘則盛鬯者也儀禮壘水在洗東則盛水者也然則壘之為器豈施於一哉周禮天子禮諸侯如諸侯之相為賓春秋之時齊侯將享魯侯孔子

曰犧象不出門則諸侯相饗用犧象矣燕禮君尊瓦
大卿大夫壺大射膳尊瓦甗卿大夫壺則諸侯燕臣
用壺矣昔周王燕晉荀躒樽以魯壺則天子燕諸侯
之臣亦以壺也詩言我姑酌彼金罍其饗臣之禮歟
禮器五獻之尊門內壺君尊瓦甗鄭氏曰壺大一石
瓦甗五斗觀喪大禮棺槨之間大夫容壺士容甗則
壺大于甗可知矣漢梁孝王有罍樽
直千金後世寶之其制蓋侈于古矣

沈氏括曰禮書言壘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
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余嘗

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𠄎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𠄎為雷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𠄎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𠄎盖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陳氏禮書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勲而不廢撫之

以彝器

昭公十五年左

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器

襄十九年左

則彝之為常可知矣司尊彝春祠夏禴裸

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

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

兩壺尊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

其再獻用兩山尊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

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后氏

以雞彝商以斚周以黃目蓋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則

山巘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亦木矣書稱宗彝締繡而宗彝在周為毳衣則虎彝雉彝有虞以前之彝也說文稱壺昆吾尊昆吾祝融之後則壺尊商以前之尊也春秋傳曰燕人以簞耳賂齊則簞固有耳矣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之氣也則黃其色也目其象也蓋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雉之彝取諸物也簞耳黃目取諸身也春祠

夏禴彛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均大
物故也秋嘗冬烝彛以耳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
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彛以虎雉尊以山大
以虎雉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夫雞東方之物仁
也而牛大牲也膏薌宜於春鳥南方之物禮也而象
大獸也產於南越此王者所以用祠禴也周彛黃則
商彛白矣白者陰之質義也黃者陰之美信也著以
象陽降而著地壺以象陰周而藏物此先王所以用

嘗烝也太玄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則冬之為信可知矣虎義獸也雌智獸也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因合食焉義也及於祖之所自出義之至也審其昭穆尊卑不使紊焉智也皆升而合食乎其所以出智之至也泰則象道之見於事業山則象道之顯於仁夫道之見於事業而顯著仁則可以王天下可以王天下則可以禘祫矣此先王所以用追享朝享然雞鳥虎雌黃目犧象山罍之飾或刻或畫不可

得而知也詩與禮記左傳國語皆言犧

詩曰犧尊將將記曰君西

酌犧象犧尊疏布罍左傳曰犧象不出門國語曰犧人薦醴

特司尊彝言獻尊則

犧者尊之飾獻者尊之用也先儒讀犧為娑讀簠為

稼或云犧飾以翡翠象飾以象骨或犧飾以鳳凰簠

飾以禾稼皆臆論也王肅謂昔魯郕於地中得齊大夫

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有象尊尊為象形

耳此又不可考也尊之為物其上有蓋其面有鼻其

下有足少牢司尊啟二尊之蓋罍奠於於上特牲禮

覆兩壺焉蓋在南玉藻曰惟君面尊少儀曰尊壺者面其鼻此尊之形制也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足誤也大射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甒在南皆元尊酒在北少牢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特牲尊於戶東玄酒在西記亦曰凡尊必上玄酒則兩尊之設一以盛玄酒一以盛齊矣春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盛明水雞彝盛鬱鬯而

犖黃虎雉之相為用亦若此也此先儒謂雞彘虎彘
專盛明水鳥黃雉彘專盛鬱鬯恐不然也尊彘之量
先儒謂尊實五斗彘實三斗此雖無所經見然彘裸
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
彘歟

蕙田案尊獻器陳氏禮書曰尊之為言尊也
彘以用裸施於宗廟而已尊用以獻上及於
天地尊有六春官司尊彘掌六尊春祠夏禴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
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四時
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獻尊鄭讀
為犧尊禮器犧尊在西魯頌犧尊將將先鄭
讀犧為沙沙羽飾謂飾以翡翠阮諶禮圖謂
於尊腹之上畫為牛形山堂考索曰牛有二
種一曰沈牛牛之善水者也一曰沙牛俗亦

謂之黃牛言有沙飾若今牛鼎有牛之飾而
已王肅則讀犧為義謂尊形如牛而背上負
尊後儒揚簡鄭鍔何楷皆從王說案據此則
犧當如字固不必讀為沙也明堂位以犧為
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為首故直曰獻尊耳則
獻亦當如字不必讀為犧也象尊先鄭謂飾
以鳳凰後鄭謂以象骨飾尊禮圖謂於尊腹
上畫為象形王肅謂尊形如象而背上負尊

陸佃曰頃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
制作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
也案明堂位犧象同為周尊故經傳多以犧
象並稱禮器云君親酌犧象春秋左氏傳犧
象不出門是也著尊爾雅謂之略尊明堂位
謂之殷尊鄭云著地無足禮樂論曰受五斗
漆赤中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
一尺五分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無

足及飾耳案著尊無足則他尊皆有足可知
壺尊以壺為尊昭十年左氏傳樽以魯壺山
堂曰壺尊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為之口圓徑
八寸脰高三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
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
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大尊太古
之瓦尊即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儀禮燕禮
云公尊瓦大兩山堂曰受五斗口圓徑一尺

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山尊即明堂位山罍夏后氏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蓋畫為山雲之形故名非諸臣所酢之罍也山堂曰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案以上謂之六尊周禮又有所謂八尊者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罍人以

疏布巾冪八尊史浩以為司尊彝春祠夏禴
獻象皆兩之秋嘗冬烝著壺皆兩之四時之
間祀大山皆兩之是知每祀六尊皆設而為
二尊各加其一焉故謂之八尊是也彝司尊
彝六尊皆有彝諸臣之所酢也疏取象雲雷
之象詩卷耳云我姑酌彼金彝韓詩說天子
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爾雅彝卣彝
器也郭注彝受一斛邢疏引禮圖說彝受三

斗尊受五斗壘受一斗案詩云鉶之聲矣維
壘之恥傳曰瓶小壘大又壘為下而品卑則
大一斛之說是也山堂曰口徑九寸五分脰
高三寸中徑七寸五分脰下橫徑九寸腹中
橫徑一尺四寸上下中徑一尺六寸足高二
寸下徑一尺畫山雲之形爾雅云小壘謂之
坎

蕙田案以上六尊

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

貴也

注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于於或因名云爾大夫用斯禁士用於禁禁如方今按

隋長局足高三寸

疏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彛鬱鬯

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

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

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莒華為飾禁長四尺廣

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莒華為

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於斯是舉名故既夕禮云設於

于東堂下注云於今之舉也又注特牲云於之制如今

大木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

舉之於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為於耳故少牢司官

尊兩鬴于房戶之間同於斯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於也

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於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

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

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鄭注云名之禁者因為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亦是士禮而云禁在東序者鄭注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

方氏慤曰禁所以承酒尊且禁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曰禁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禁亦禁也猶之旂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禁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為貴于大夫用禁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玉藻大夫側尊用禁士側尊用禁

注禁斯禁也無足有似于禁是以言禁

疏案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禁故知禁是斯禁也特牲禮注云禁今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于禁是以言禁也

儀禮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

注禁承尊

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疏醴不言禁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酒是所飲之物恐醉因而禁之玄酒非飲亦為禁者以玄酒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故亦同有禁也

士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

注禁所以底甒者 疏冠云甒此尊亦甒也

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

注斯禁禁功地無足者 疏禁者士禮以

禁戒為名卿大夫並有禁名是以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禮器云大夫士於禁注云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於大夫用斯禁士用於禁然則禁是定名言於者是其義稱

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

注斯禁禁

切地無足者也

弟子奉豐升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

燕禮公尊瓦大兩有豐

注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

公食大夫禮飲酒實於解加於豐

注豐所以承解者也如豆而卑

聘禮瓦大一有豐

注瓦大瓦尊豐承尊器

陸氏佃曰說文云豐足之豐滿者從手蓋手用豆之時也故禮自諸侯以上皆為豐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由是觀之雖謂之豐禁在其中矣故豐亦或謂之廢禁是也廢讀如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廢豐似豆而卑宜非有足者且謂之廢禁固亦以去為義廢敦言

喪無所事敦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然亦不可不戒所謂戒者皆有壘是也

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坵饌於其上

注於今之舉也

士虞禮尊於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在東無禁

特牲饋食禮陳鼎於門外 於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

上 壺禁在東序

注於之制如今大木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

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於

注於無足禁者酒戒

也大夫去足改名

啟二尊之蓋罍奠於於上

陳氏禮書司尊彝六彝皆有舟燕禮公尊瓦大有豐
聘禮亦瓦大有豐少牢禮兩甔有於鄉飲鄉射尊皆
有斯禁士冠婚特牲禮尊皆有禁禮器曰天子諸侯
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於士之禁
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爵也
大夫之於亦謂之斯禁士之禁亦謂之於蓋禁於同
制特其足之高下異耳天子諸侯廢禁之制不見於

經特燕禮以尊有豐鄭康成謂豐似豆而卑其他不可得而知也豐公食大夫大射鄉射以之承觶爵於士既夕以之饌衣特牲以之實獸蓋先王制器苟可以便於禮者皆用之也然則謂之舟欲其不溺也謂之禁欲其不放也於欲其屬厭而已不可益也豐欲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鄭康成曰廢猶去也於如今之木輦上有四周下有足禁如今方案隋長局一足高三寸又言大夫改斯禁名於優尊也若不為之戒

然謂天子諸侯去禁而燕禮有豐謂於無足而既夕
於齊於坵謂優尊者若不為之戒而鄉飲鄉射謂之
斯禁何耶舊圖刻人形謂豐國之君嗜酒亡國於是
狀之以為酒戒此又不可考也士喪禮凡奠以至虞
祭皆無禁蓋禁忌器也冠禮醴等無禁酒尊有禁蓋
醴非飲醉之物不設戒也

又曰司尊彝曰彝皆有舟尊皆有罍舟以廢彝而罍
非廢尊言彝有舟以見尊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廢禁無足以下為貴則彝舟之為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為去禁謂舟若漢承繁園而崇尺恐不然也

蕙田案以上舟於禁豐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注此皆其時之用耳

言尚非 疏正義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案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儀禮特牲饋食禮壺禁在東序尊於戶東玄酒在西

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於皆有甞

有玄酒

禮記禮運玄酒以祭

疏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于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

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禮器醴酒之用玄酒之尚

疏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

有醴酒之玄而陳尊在玄酒之下以玄酒之尊置在上此是脩古也

玉藻凡尊必上玄酒

郊特牲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浼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陳澧集注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浼猶清也浼澆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浼齊所以設明水及浼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浼新之也專主浼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潔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

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

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鑒明燭共明水疏云夫遂陽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陽

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陽遂取火于木為木遂者也鑒鏡屬者詩云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彼鑒是鏡可以照物此

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論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玄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

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祭祀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當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之法鄭玄錯解以為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檢有故

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與所
司對試

蕙田案以上明水

易坎卦六四樽酒簋贰用缶

疏一樽之酒可薦于宗廟

詩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箋清謂玄酒也

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楚茨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箋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疏酒是大名其鬱鬯

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

大雅旱麓清酒既載

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

鳧鷖爾酒既清

篤公劉酌之用匏

箋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

頌豐年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良耜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進于祖妣謂祭也

先祖妣也

絲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教胡考之休

箋飲美酒者皆

思自安不謹諠不教慢也

商頌烈祖既載清醑賚我思成

箋既載清酒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

所齊之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蕙田案五齊三酒詳見園丘祀天門

春官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

齊說酌凡酒脩酌

注故書縮為數齊為盎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說酌者說

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盞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梁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醖在戶染醖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醖酒盞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醖酒猶明清與醖酒于舊醖之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黃鬱和秬鬯以醖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盞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醖明酌清酒醖酒沛之皆以舊醖之酒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

禮記禮運玄酒在室醴醖在戶染醖在堂澄酒在下

注

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醕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疏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取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于室內而近北醴醕在戶醴謂醴齊醕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醕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醕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漿醕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者

坊記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

注淫猶貪

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疏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于醴齊醕齊故云清酒也以此

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
醖在戶漿醖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
沈齊酒為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
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醖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
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
酒在戶耳知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
賓者儀禮
特牲文也

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

注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

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

醖酒況於清

注謂沛醖酒以清酒也醖酒盎汁獻況於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

酸酒

注謂沛酎鬯以酸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酎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沛之出其香

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猶明清與酸酒於舊澤之酒也酒沛酎鬯者酎鬯尊也

注猶若也澤讀為醑舊醑之酒謂昔酒也沛醑齊以明酌沛醑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酸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酸酒以舊醑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為其味厚腊毒也

陳澍集注縮酌謂醑齊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沛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沛醑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沛之也酸酒盎齊也洗沛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故

云醖酒浼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
鉅鬯及鬱金之汁也鉅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
挲而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浼于醖酒也上文所
挲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
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挲醴齊以明酌挲
醖酒以清酒挲汁獻以醖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醖酒
挲于舊醖之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
為醖醖者和醖醴釀之名後世謂之醖酒

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

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腎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

于室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疏君割牲體于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

疏君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

奠設盎齊之奠又曰奠盎設盎齊之奠也者此謂繹祭故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

人設奠盥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盥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盥在牽牲之時于事太早以奠盥為洗牲勛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傭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傭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

夫傭尸則天子諸侯之繹也

祭統宗婦執盥從夫人薦浼水

注浼盥齊也盥齊浼酌也凡尊有明水因燕云

水爾

疏宗婦執盥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盥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浼水者浼即盥齊以濁用清酒以浼涕之

浼水是明水宗婦執盥齊從夫人而來奠盥齊于位夫人乃就盥齊之尊酌此浼齊而薦之因盥齊有明水連

言水

耳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
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
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
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
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祀則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彙朝
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彙蓋犧象所實泛與醴
也彙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彙尊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齊泂酌而宗婦執盎從夫人
薦泂水是罍尊之所實者盎而盎之上泛醴而已則
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不及泛言盎而
不及醴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盎則罍之所實盎之
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罍而薦盎則君制祭朝事
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
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士尊於戶東禮記罍尊在阼犧
尊在西此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夫玄酒在室醴醑

在戶染醞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而弗酌也醴醖在
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蓋有不同而其設亦異爾齊
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盎然而
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者陰陽之交堂者
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以幽玄醇厚為上以
顯著清美為下泛齊在室以其未離於道故也醴醖
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也染醞在堂則道與事之間
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觀此則先王所辨齊

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縮酌則以茅縮而後酌此
記所謂縮酌用茅明酌是也盞齊浼酌則以酒浼而
後酌此記所謂醖酒浼于清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
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
言粢盛是也記於醴齊言粢醴指其材爾鄭氏改粢
為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為事酒而澄酒或謂三酒
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則曰澄酒三酒也於禮運則曰澄酒沈齊也祫備五齊
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

酢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盞則醴以上君所酌盞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盞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蕙田案以上酒齊

右尊疊酒齊

禮記明堂位爵夏后氏以醎殷以斚周以爵

注斚畫禾稼也詩曰

洗爵奠斚

疏此一經明魯有

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于其上醎以玉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斚

稼也周爵或以玉
為之或飾之以玉

方氏慤曰觥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事
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觥所謂奠觥者爵
也司尊彝所謂觥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之
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
始然耳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醖殷則一升
曰觥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
有爵之形也

陸氏佃曰琖以齊言觥以鬯言爵以酒言知然
者盍齊亦或謂之醖酒鬯尊一名觥彝知之也

詩大雅行葦洗爵奠觥

傳觥爵也夏曰醖殷曰觥周曰
疏禮主人洗以酌賓賓得

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觥似是異器
故辨之云觥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曰

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
醎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筯非周器謂之筯者彼
注謂畫
禾稼也

何氏楷曰洗洒奠置也筯說文云玉爵也或說筯受
六升案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商以筯周以爵據
此則筯為商爵然周亦用之春秋傳有瓘筯郊特牲
云舉筯角詔妥尸禮運云醎筯及尸君非禮也是謂
僭君周禮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筯之卒爵
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筯歷而皆飲之

此周人用簠之證也。琖，簠爵疑。三代皆有之。特所貴重異耳。又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商以尊，周以黃目，則尊亦有名簠者。然此詩所咏是爵，非尊也。孔云：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簠，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愚案：孔說依文作解，未足深信。考燕禮射禮無用簠者，疑當作觚。鄭玄周禮注讀簠為受福之嘏，謂聲之誤。是則簠有嘏音，嘏觚聲近，因訛觚為

嘏耳考工記梓人云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爵受一升觚受三升豆受四升一獻三酬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酬以三升之觚也合之則為四升是謂一豆此詩言洗爵奠斚乃括乎首尾之辭洗爵蒙上獻酢之文主人洗爵酌酒以獻賓賓既受卒爵即洗主人所獻之爵以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獻公公酢亦如之主人卒飲乃更酌觚而自飲以酬賓賓受之奠而不舉

以俟旅酬此所謂奠斚者也楚茨言獻酬以該酢此既言獻酢而兼言奠斚乃正以表酬耳

周禮天官冢宰贊玉爵

注宗廟獻用玉爵王有玉爵天地有爵

疏此享先

飾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案明堂位獻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醕尸時若裸則用圭瓚也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

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瑶爵亦如之

注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

亞獻之其爵以瑶為飾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

醕尸謂之朝獻后亦于後以瑶爵酌饋獻時盥齊以醕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云其爵以瑶為飾者嚮來

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醕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
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如彼魯用王禮即知王醕尸
亦用玉琖后醕尸用璧角賓長醕尸用璧散彼云璧此
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
受四升爵為總號故鄭
云其爵以瑤為飾也

蕙田案爵容一升角受四升此疏謂瑤爵即
璧角恐未是

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
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注尸飲五謂
醕尸五獻也

大夫士祭三
獻而獻賓

方氏慤曰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

注筭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酹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遵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疏鄭知筭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筭殷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筭角詔安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筭為受福之嘏也

王氏安石曰筭者先王之爵唯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

注鄭司農云筭讀如

嫁娶之嫁筭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筭周以爵玄謂筭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疏先鄭云筭讀

如嫁娶之嫁直取音同引明堂位者証筭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筭故后鄭云筭讀如嘏尸之嘏

王氏安石曰受筭歷而皆飲之受筭傳之他器而皆飲之也

禮記郊特牲舉筭角詔妥尸

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

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筭諸侯奠角疏筭角爵名也天子

曰筭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

舉奠焉也但云舉筭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筭角之時既始即

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
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

方氏慤曰簠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
諸侯用焉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簠之卒爵
而飲之蓋言是矣

禮運醕斚及尸君非禮也注醕斚先王之爵也疏醕

之後得以醕斚及于尸
君其餘諸侯于禮不合

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注散璧角尸注爵君所進于

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
疏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

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
饋食竟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以其非

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

劉氏彛曰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玉為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于玉故賓長以之然散于角亦非所以施于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方氏慤曰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惟其所容有加于琖也故又因以為加焉陸氏佃曰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于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體正獻以小為貴者加獻尚大正獻以大為貴者加獻尚小

禮器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

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

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

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

疏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

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

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

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

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此以小為貴近者小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升則瓦甒

與瓦大同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謂子男尊也不云內外則陳之于堂人君面尊專惠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為貴稱

方氏慤曰獻謂獻之于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解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耳故以體言之于瓦無言君尊則知壺缶為飲諸臣之尊于無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推法推之拘四謂之豆積之至于缶二謂之鍾則缶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也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也

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解卑者舉
角者凡安尸天子舉犂諸侯舉角則卿舉解大夫舉
角歟若特牲饋食醕尸以角旅酬更以解與此不同
者蓋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
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
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
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
耶公尊缶本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瓦甒者耶士旅
食于門而兩園壺豈所謂門外缶者耶園壺雖非缶
其陳設之
序則然

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
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疏尸酢夫人執柄者爵
為雀形以尾為柄夫人

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爵之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于尸則執爵足也夫人相授受不相釁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釁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酢必易爵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

儀禮士虞禮主人洗廢爵

注爵無足曰廢爵疏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案下文主婦

洗足爵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主

婦洗足爵於房中

注爵有足輕者飾也疏云爵有足輕者飾也者主婦主人之婦為舅姑

齊哀是輕于主人故爵有足為飾也

賓長洗纒爵

注纒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

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者案屨人纒是屨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纒者亦是爵口足之間有飾可

知

少牢饋食禮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於東堂下
勺爵觚觶實於篚

有司徹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尸易爵於篚盥洗爵
尸作三獻之爵二人洗觶升實爵兄弟之後生
者舉觶於其長致爵於主人致爵於主婦無算
爵

特牲饋食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

散

注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

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及眾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

迎接並也四解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酌賓卒受者與賓

弟子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

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云二爵者為賓

獻爵止主婦當致也者以一爵獻尸尸奠之未舉又一

爵主婦當致者案經主婦致爵於主人婦人不見就堂

下洗當于內洗則主婦致爵于主人時不取堂下爵而

云主婦當致者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云四解

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

舉解於其長禮殺事相接者酌奠于銅南是嗣子雖飲

還復神之奠解也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解酬賓奠于薦

北賓取奠于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解在及長兄弟

洗觚為加爵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此亦未舉也下

篚仍有一解在乃羞之後賓始舉奠解行旅酬辦卒受

者以虛解奠于下篚還有二解至為加爵者作止爵長
兄弟亦坐取其真解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卒受
者未實解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解各酌舉解于
其長即用其篚二解卒受者未奠之故三解並用也故
注云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解于其長也云禮
器曰貴者獻以爵者謂賓長獻尸主人致爵于主婦是
也賤者獻以散上利洗散是也尊者舉解謂若酌奠之
及長兄弟酬賓之等是也卑者舉角謂主人獻用角鄭
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則大夫專用爵士卑用角是也
引舊說者爵觚以下升數無正文韓詩雖有升數亦非
正經故引舊
說為証也

儀禮士喪禮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解木枲

注此

饌但言東方則
亦在東堂下也

既夕禮兩甒醴酒酒在南簠在東南順實角解四木柶

二素勺二豆在甒北

注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燕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

別設不同器朝夕二奠各饌其器也

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醜也

注見間皆當為覲字

之誤也覲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

疏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謂饋孰時薦此黍稷

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云兩甒醴酒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也此用甒蓋

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云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

方氏慤曰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俠即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兩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

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耳以諸物見于夾
觶之間故曰覲以俠觶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
鬯以鬱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

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

解豆當為斗

疏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

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玄駁

之云解字角旁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

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

間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

空

云觚大二升解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解也鄭

五禮通考

空

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為觚
是字之誤斗字為豆是聲之誤

王昭禹曰梓人為筍虞為
樂器也為飲器為禮器也

趙氏曰勺以酌酒今之杓是也古者有龍勺刻龍在
上明堂位言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爵用以盛酒
盞之小者觚盞之有稜角者又大似爵凡酒盛于樽
必先以杓挹酒然後注于爵中至用觚則加厚也梓
人先勺而後以爵與觚
小大先後序當如此

正義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
升曰散者皆韓詩說文案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
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

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
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
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
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
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
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
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
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

一飲而七升為過多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為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云壺大一石瓦甔

五斗者漢禮器制度文也此瓦甒卽燕禮公尊瓦大也云缶大小未聞也者今以小為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升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引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易坎卦六四又辭案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醎商以斚周以爵
梓人之爵一升非商人之上梓也明矣雖似周制亦
不盡乎周制且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總而名之皆曰觶也明堂位曰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角璧散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
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持牲實二觶二爵四觶
一角一散則是周制之有五等矣此言爵曰觶而不
及觶與角與散其非周制也明矣然鄭氏以觶當為
解豆當為斗蓋以所容之酒約之獻以爵則不及斗酒
獻而三觶則為酒一斗若不以觶為觶則不及斗酒
之數矣緣觶之一字其書有三有以角旁從支者有
以角旁從氏者角旁從氏當誤而為觶字也必矣若
夫五等之觶所容之外又有所謂觥者詩曰兕觥其
觥是也又有所謂豐者鄉射記曰司射命弟子升設
豐是也鄭氏于觥之說失之以觥即角也曾不謂所
容四升何以為罰爵乎舊圖與許慎皆謂七升曰觥

其說似可採也舊圖于豐之說失之以豐為人形而首戴杆謂豐國之君以酒亡國曾不謂豐為爵之承樂與玷同人以酒亡國者何必豐乎鄭氏與聶氏皆謂豐如豆而卑其說似可採也但梓人所為飲酒器皆以木為之詩曰酌之用匏則于是乎有匏爵矣此用之于郊也書曰乃受同冒則于是乎有銅爵矣此周人用之于圭瓚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此魯人用之於灌也然則周人自用銅而與魯人以玉爵乎曰周制所用以當代異代為貴賤而不以銅玉為貴賤也

蕙田案鄭氏以觥為四升而論語疏有觥亦五升之說許慎又有觥七升之說案觥為罰爵必不與四升之角五升之散同制當以七

升之說為是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斚周以爵
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音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
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
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琖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
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
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斚有耳焉則三者之
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璫

簞則三者之飾可知矣儀禮士虞主人獻尸以廢爵
主婦以足爵賓長以纒爵鄭氏謂纒爵者口足之間
有篆則爵之纒猶屨之纒也主人廢爵而未有足主
婦足爵而未有篆賓長則篆口足而已以虞未純吉
故也然則吉禮之爵蓋全篆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
仍雕仍雕則雕之不在夏而在周矣詩曰洗爵奠簞
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簞之卒爵而飲之琖
簞先王之器也惟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

則僭矣故記曰琖斚及尸君非禮也夫天下之理莫
之爵者常大為物所爵者常小禽之名爵以小故也
火之名燭亦以小故也爵資於尊而所入者小其實
一升而已此所以謂之爵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
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爵量與梓人同觚量與
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爵酬以觶鄉飲
鄉射亦獻以爵酬以觶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為觶古

書觶從角氏角氏與觚相涉故亂之耳其說是也然梓人曰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為斗誤也凡獻皆以爵而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以觚特牲禮主人初獻以爵者禮器曰宗廟之器以小為貴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主婦獻以角與

爵而佐食加獻以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大射主人以觚獻賓及公而司馬
以散獻服不是貴者以小賤者以大或獻尸或受獻
一也士祭初獻以角下大夫也燕禮大射主人獻以
觚下饗禮也饗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用爵
以獻可知也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
上用玉可知也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觶獻公則諸侯
之爵用象可知也燕禮司正飲角觶而士喪禮奠亦

角觶蓋大夫飾以角士木而已喪奠用角觶攝盛也
觶中觴也鄉飲鄉射記曰其他皆用觶觀士冠禮父
醢子士婚主人禮賓婦見舅姑醴皆以觶聘禮禮賓
士虞及吉祭與大夫吉祭陰厭之奠皆以觶公食大
夫無尊亦以觶則觶之為用非適於一也先儒言諸
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然爵如雀觶不圓孔子曰觶
不觶觶哉
觶哉古者破觶為圓
爰體八觶壇有八觶則諸觴形制安得而同哉書稱
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啗則周之爵又謂之

同也先儒謂爵盡也足也觚寡也觶適也角觸也散
訕也又謂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此不可攷要
之爵觚觶角皆示戒也

蕙田案爵明堂位曰周以爵疏云以爵為形
陳氏禮書曰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
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
若爵然也山堂曰爵受一升口徑四寸底徑
二寸上下徑二寸三分圓足飾之以玉曰玉

爵天官冢宰贊玉爵疏天地有爵不用玉飾
宗廟獻用玉爵飾之以瑤曰瑤爵天官內宰
贊后瑤爵注王既醕尸后亞獻用之祭統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此玉爵瑤爵所用之異也琖明堂位夏后氏
之爵以玉飾之名曰玉琖明堂位曰爵用玉
琖仍雕是也筭明堂位殷爵並爵形而畫為
禾稼郊特牲云舉觥角詔安尸詩行葦洗爵

奠筭飾之以璫曰璫筭春秋傳曰若我用璫
筭玉璫是也陳氏禮書曰琖筭先王之器惟
魯與二王後得用之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
曰琖筭及尸君非禮也明堂位疏三爵並以
爵為形方慤曰三爵皆容一升散禮器賤者
獻以散祭統尸飲九以散爵獻士鄭云散容
五升角禮器卑者舉角鄭云角受四升案散
與角皆酌後加爵所以璧飾口曰璧散璧

角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䟽加爵夫人用
璧角賓用璧散是也妥尸時諸侯亦奠角郊
特牲舉斚角詔妥尸鄭注天子奠斚諸侯奠
角案諸侯止用角散魯及二王後得用璧角
璧散又明堂位䟽璧角即瑤爵案瑤爵一升
之爵璧角四升之角䟽合而一之非也觚攷
工記獻以爵而酬以觚儀禮特牲饋食記篚
實二觚注二觚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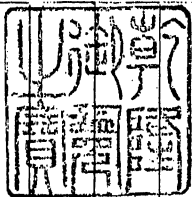
語觚不觚鄭云觚容二升山堂曰口徑四寸
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圓足漆赤中
畫青雲氣觶禮器尊者舉觶鄭云觶受三升
儀禮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特
牲饋食記篚實四觶注四觶一酌奠其三長
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
於其長是也山堂曰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
底徑二寸觶觶角散形皆同升數則異並不

圓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鄭云大小未聞而方慤以為缶大四石案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缶為卑約未必大至四石方說無據壺禮器門內壺鄭云大一石公羊傳云齊侯唁公子犂并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橫徑一尺一寸強乃容一斛之數也特

牲饋食記順覆兩壺蓋在南則壺又有蓋案
此壺但設在門內則與天子饋獻壺尊不同
瓦甒禮器君尊瓦甒鄭云大五斗祭義甒以
挾甒注謂雜之兩甒醴酒間則瓦甒所以盛
醴酒又祭義疏云甒即天子追享朝踐所用
之大尊案如其說則瓦甒為天子之尊矣何
以祭器指為五獻子男之尊耶缶壺瓦甒皆
瓦器禮圖瓦甒為兩器皆大五升恐未是洗

特牲饋食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少牢饋食禮司宮概洗
於東堂下周禮祭器圖洗形如罍受一斛

右爵尊奠獻



五禮通考卷六十三